

翠英及其夫的故事

翠英
及其夫
的
故事

翠英
及其夫
的故事

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一月出版

翠英及其夫的故事

每冊定價大洋五角

著者 汪 靜 之

發行者 亞東圖書館

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

分售處 各省大書店

此書 有權 著作 翻印 必究

沒有凍過沒有餓過的
人呀這是你們的羞恥

——摘自本書未用的自序

朱門酒肉臭
路有凍死骨

——
杜甫

正午之前的炎炎的夏日照着上海市梢頭的幾間低低的草舍，草舍的牆壁是竹片編成的籬笆，籬笆上塗了一重薄薄的泥土，有些處所泥土已被風雨剝蝕而碎落。舍頂的厚實的稻草已變成灰暗色，上面壓着幾條木板，又晒着

一方烏黃的破爛的棉絮。

靠南的一間草舍裏有一個二十三歲的少年婦人，面色微黃，兩腮豐滿而滋潤，眼目活潑銳敏，身段帶幾分肥壯，肚皮凸起已有八九個月的身孕，穿件舊式的袖管窄小的藍布衫。伊正在那裏燒飯，爐灶是洋鐵箱裏面砌了幾塊磚改製的。伊的身後門右邊黑泥地上有一張隱約積有油垢的草蓆，草蓆上睡着伊的丈夫。他是一個約二十六七歲的壯年男子，體格頗長，闊嘴塌鼻，眉毛粗濃，眼梢略向上刁。他還在打着鼾聲，滿額堆着大顆的汗珠。

這個婦人叫做翠英，伊的丈夫的名字是財富。他這個名字是有來歷的，曾費過許多心血推敲斟酌。當他出世的時候，他的父親灶閃提議要替兒子取一個吉兆的名字，他常說：『我便是被這個晦氣名字叫壞了，什麼名字不好叫，偏要拿狗來做名字。我的老子真也糊塗！』所以我這一生就和一條狗沒

有分別！』那做母親的當然很贊成取個吉兆的名字，伊想了一想便說：

「學禮伯前年生的二少爺叫做福壽，我覺得這個名字怪尊貴怪體面的，你聽聽看，福……壽！聽了這聲音便曉得這是闊氣人家寶貝的少爺的名字。我們身分雖然不配，兒子總是一樣要寶貝的。我想學學禮伯把兒子取名壽福，不曉得像不像個名字。」

伊說了笑望着伊丈夫，一半徵求他的同意，一半預備受他的駁回。

「你曉得什麼？我想過幾日了，我想來想去我們最要緊的是要財要富，福咯壽咯都不難，常言道『有錢處處樂』，財便是福福便是財，有了財自然有福，有福必定要先有財。說到壽，你的老子七十三，我的老子七十九人生七十古來稀，那里沒有壽？他們都是吃苦一世。三十不爲天，我今年也有四十四，苦做到如今，還是穿草鞋，背扁擔，又挑着兩肩的債。有錢人家魚肉吃得滾肥

滾壯，還要吃人參補點，怕什麼不壽？所以我說做人第一要有財，第一要有財！我便替這兒子取名財富，望他後日不再像我這樣的窮。我們已經窮了四五代了，應當窮夠了。」

父親說到這里吸了一筒旱煙，那母親極佩服地聽着。

「我們觀音山那座祖墳從前是看地先生唐鳴臯看的風水，他是一個好手，方國樑中了舉人，萬顯祖開了當舖，都是他看的風水。他說觀音山那座風水叫做「獨立金雞」，龍脈有幾里長，說是後來一定要大發，不過先要窮兩代。看地先生說過發的是長房，我們代代是長房，所以曾祖父望我祖父發，祖父望我老子發，我老子又望我發，那曉得我們三代都是生殺了倒灶八字，一代望一代，到頭來反弄得一代不如一代。這兒子的八字已經排過兩個算命先生，都說八個字個個都好，想必觀音山的風水要轉了，看地先生的話要驗了。唉！只

望他早日翻翻身，替我們出出氣！』

這麼研究了一番之後，財富這個名字便確定了。

可是近半月來翠英很不滿意這個名字，屢有非議的事，伊常說：

「財富——財富要到棺「材」裏才富！」

財富起初聽了這話，由伊說去也不理伊，但是昨天伊又帶恨帶罵說這句話，財富惱起來打了伊幾個耳光。他說女人家的嘴是毒的，被伊這麼一說恐怕真的一世不能出頭了。他說後日應了伊的話，定要打得伊臭死。

今天翠英一邊燒午飯一邊嘖嘖咕咕地說：

「自家的命不好，却怪我說壞了。窮的說不富，富的說不窮，我那里不望

你富？說說是百無禁忌的。」

伊這樣說時，財富已經醒來了，財富正在翻身伸懶腰，伊又訴罵了：

『一睡睡到正中飯，天上又沒有銅錢落下來作算有銅錢落下來也要早點起來拾。昨夜叫你去買三升米，只買了二升半，家裏吃了早頓沒夜頓，你老人家却拿半升米的錢去喝黃湯。喝得稀爛醉，睏到這時光還不起身。你再睏兩天，看你吃什麼！我肚裏這個小孽障就要出來了，你怎麼養得他起？』說到這里，財富已經走起洗臉，財富嫂在灶頭旁邊劈柴，劈着柴又訴說起來，眼睛並不望着財富：

『說是搬到這里來等事，等了十來日了，等着了什麼屁事！這樣低這樣窄的草舍，真同螺螄殼一樣，燒起飯來滿屋子的煙，裏面是紅紅的火，外面是火一樣的太陽，我們又不是兩隻燒餅，日日在這里烘烤，身上真像要烘焦了似的！汗水雨一樣，衣裳褲一日溼到晚，沒有乾過。』

伊說了用袖子揩着額部面部的汗水，又揉了揉被煙弄瞎的眼睛。

財富

很頹喪地坐在舊板桌邊，聽了妻子的訴說一點不理睬，似乎有幾分慚愧之色隱於眉目之間。

「昨夜回來已經醉了也沒有問你，昨天到蘭馨茶莊去討到了什麼回信？」

「回信？鳥個回信！他說和老板商量過老板不肯答應，說他店裏內場人手很足，一時插不下，叫我暫等兩個月再看。真個是酒肉弟兄多多有，落難之中半個無！」

「再等兩個月！有錢人說話多少輕鬆！難道兩張嘴可以用鐵鉤掛起來等麼？錢就要完了，沒有幾天就要翹辮了。」

「現在還有幾個錢？」

「還有錢！還有一份大家私放在我這里！」

「吃了中飯再到瑞春茶號去看看。」

於是財富嫂忙把飯燒好，炒了兩隻銅板的豆芽。財富本來要吃三碗飯一餐，近日爲了怕要鬧飢荒，所以特別節省，只吃一碗半便罷了。他吃好飯便戴了一頂兩年前賣的已被煤灰染黑了的草帽出門去了。

他跑了里把路跑到電車路，搭了幾隻銅板電車來到瑞春茶號。生意頗好，沿櫃檯站着好幾個人，櫃檯裏忙亂得很，稱的稱，包的包，繫的繫，打算盤的打算盤，數洋錢的數洋錢，拋銅板的拋銅板，財富走進店門，望見櫃檯裏一個曾經認識過的夥計點了一點頭，那夥計極敷衍地點一點頭回答財富，就趕快把眼光斂回去看着他的茶葉包了。

賬桌後面一張桌邊坐着管事的陳克勤，他已有六十歲光景，額頂上的頭髮落得精光，眼睛滾圓，下巴很狹仄。他和財富是同族，但不是很近的本家。

他正在買一注茶進店，一邊翻着紙包裹的茶樣，一邊和賣主爭論茶價。

管事先生看見財富走進來，略微瞥了他一眼隨即回頭去討論茶價，假裝沒有看見他。財富笑着上前去和管事的招呼，管事的勉強向他極慢極微地點着頭，似乎是以爲這樣的頭是不值得點的，所以只點了半個，頸項幾乎還沒有彎曲便在半路上停止了。接着很冷淡地很不屑地望着他，用很慢很含糊的聲音說：

『你來了。』

這句話既非問話，又不是陳述語，誰也猜不透他所表的是什麼意義，其實他自己也並不想表出什麼意義來。財富見了這情形自己覺得真是無地自容，心裏暗想：『老古話「出門看天色，進門看臉色」，他這麼似理似不理的樣子，只怕事體又不成了。』他這樣想着便使用探詢的希冀的神氣望着管事的

陳克勤：

『前幾天拜託老叔的事，不知和老板商量過了麼？』

那管事的族叔用無表情的臉向他說：

『剛才老板在店裏吃了午飯去，我因為進貨忙忘記問他的意見，現在內場師傅人手一點不缺，照情形看起來老板是不會答應的。我總替你說說看，不過老板不曉得要幾時再到店裏來，他一兩月不來的時候也有的。』

管事先生說了轉身拿起筆管來撥那泡了做樣子的茶碗，挑起一片茶葉放在嘴裏咀嚼，好像不知道有財富這個人在旁邊。接着又和那茶客爭論了，賣主說這是高山雲霧茶，買主說茶味太薄，老片又多，賣主討價要六十四塊錢一擔，買主只出到五十八。

財富心裏想：『真是貴人多忘事，他是老板的表親，又是本店出身的，老板

十分重用他，瑞春茶號的權柄完全交在他手裏，他若一走，店裏的生意就要減去一半。只要他一句話，添三人減四人老板是沒有話講的，他自己的兒子，姪子，妻舅，內姪都是他用進來的。和老板商量只是推托的話罷了。我為什麼要把熱面孔來煨人家的冷屁股？他媽的！我餓殺不再求他！』

他主意定了便不再向管事的陳克勤裝笑臉，提起腳來望裏走，打算到內場去找他從前同事過的好朋友何貴發。貴發和財富是同縣人，他們兩人一齊在同盛茶號做學徒出身，兩人都是大大的個兒，力氣也不小，在內場做茶的本領都不是很壞的。他去年因為和管事的吵了嘴，才被老板辭了生意改到瑞春茶號裏來。

『老貴你昨天中了一百塊，不要再瞞我們了，快辦一桌酒來吃吃。』財富剛走到後場的門口聽見裏面有人說話。

『等我中了五萬再請你們全內場的朋友吃三日酒，看三夜戲。』是貴發的聲音。

『不行，起碼要三斤蹄膀，兩瓶白玫瑰，或者逛一趟新世界，隨便你揀。』

『就算一斤蹄膀，一斤白玫瑰罷。』

『你這小氣鬼！』

財富走進去看見貴發和另外一個同事在那里篩茶葉，貴發見他進來便丟了篩子來招呼他坐。

『恭喜你中了一百塊！』財富笑嘻嘻地向着貴發。

貴發聽了這話，便預感着一種困難，心想財富的錢定是吃光了，又謀不着事，這一來決沒有好事體，覺得不好對付，便問道：

『那個放的謠言？』